# 顧端文公遺書

辛丑

說者謂孟子道性善則是而以情徵性則費分疏何者情有善有不善也我以情之善徵性之善而破人之所謂不善人亦將以情之不善徵性之不善而破我之所謂善矣誠然誠然第孟子亦原自道破來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又曰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直是說得十分明白柰何世之人見水之過顙不疑水有過顙之性見水之在山不疑水有在山之性獨見人之不善便疑人有不善之性其費分疏也不亦宜乎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還就人面上檢點貧而樂富而好禮却就自心上受用即此有為己為人之別非但安勉精粗之不同而已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當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條參看都是說先兆蓋河圖之出為庖犧也鳳鳥之至為文王也周公之夢為孔子也河不出圖庖犧之不復作可知矣鳳鳥不至文王之不復作可知矣周公不夢孔子之不得為周公可知矣此所以重有感而歎也若就孔子身上論其家天下人中國一念汲汲皇皇自少而壯壯而老猶一日耳奚其衰

伊川先生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是斬斷人情語標天地乃十分到頭話項讀雲間周萊峯先生記言謂

其鄉有金相之母一村家婦耳貧而嫠居親鄰再三勸其改嫁此婦徐答曰無煩多說只拚得乞丐便了聞者莫不歎服他做的是十分到頭事卻但說得九分話然而毅姿婉越見果決越和平越見真誠天理人情而極其至依舊是十分到頭話且說箇拚得餓死苟非鐵石心腸猶不免逡巡顧望畏難而中卻說箇拚得乞丐但廉恥一念未盡澌滅亦須勉强掙扎不至破頭露面甘蹈狗彘之爲試思區區一村家婦耳何嘗讀書識字何嘗講說義理倉卒酬對不激不隨令人再不好開口此文成所謂良知也

或問墨氏言仁豈能有加於吾聖人之仁楊氏言義豈能有加於吾聖人之義乃被其充塞何也曰二氏倒邊做

做得奇恰有一段精神能動人吾聖人隨時順應做得平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住相率去而之彼曰試舉看曰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爲之是甚麽樣慈悲吾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然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甚麽樣清淨吾聖人立必欲俱立達必欲俱達反若多所兜攬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豈惟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豔雅不如鄭之濃也亦愛之能奪吾仁爲我之能奪吾義亦猶是耳曰然則孟子何恃而勝之曰以暫而言乎不勝奇以常而言偏不勝正暫者欣厭之妄情在一時易眩常者是非之定理而萬世莫易二氏乘其暫孟子

執其常茲吾道之所以卒伸而邪說詖行竟不能與之抗也

河圖洛書是造化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篇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有起頭有結局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目有工夫有效驗纔提起種種色色都在面前何等易簡而明白反貼實理會自天開地闢生出無限英豪憑他如何做也做不能了憑他如何說也說不能了又何等廣大而精微嗚呼至哉

河圖洛書是為造化傳神的八卦九疇是為河圖洛書傳神的大學是就人生以後說起的中庸是就人生以上說起的西銘是就既有天地說起的太極圖說是就未

有天地說起的分看來不相依傚不相假借不相凌越各各自開一局合看來實是互相闡明互相助發互相攝持恰好完却天地間一箇公共的大勾當也

問陸象山先生曰論語多有無頭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是信然矣第不知當初孔子何不直與拈出將其時及門弟子已自識得只消教之下手工夫乎抑亦工夫到後自然識得不須預道破乎將日用見在無非是物不得於其間有所揀擇而言之乎抑亦離群已絕方所更無開口處乎曰這箇意思須兼看始盡曰朱子集註於學而一章首提箇性字次提箇覺字俾讀者纔開卷便曉得箇入頭恰

好代孔子拈出了也曰固是細看來且不明白拈出只
把箇無頭底說話聽人自去理會意味更長
利根斷方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名根斷方能充無穿窬之
心
朱子之闢象山自今日看來委似乎過當自當時看來周
子之無極直透庖犧作易之原張子之西銘大闡孔門
言仁之指這都是大頭腦所在象山兄弟都不以爲然
公言排之宜其重不滿於朱子也
或問夷齊賤桀紂貴曾原貧季氏富顏淵殀盜跖壽造化
亦有謬乎曰非謬也正造化之提醒人處也曰何也曰
夷齊賤適成其高以示賤不足醜也桀紂貴益彰其穢
以示貴不足榮也曾原貧流芳至今以示貧不足鄙也

季氏富遺臭至今以示富不足侈也顏淵殀凡語及者無不欣然願為執鞭以示殀不足憾也盜跖壽凡語及者無不唾而罵之以示壽不足歆也然則吾人之所以安身立命昭昭在富貴貧賤壽殀之外矣故曰非謬也正造化之提醒人處也

郴季如司外計言於太宰栗菴宋公請刻章二一曰真知一曰傳聞與諸司約真知者必黜黜不當請受其咎於是所黜海內無不稱服者裴仲文督學陝西試日粘片紙卷表令諸生開報行優為衆所共與者如無之不受卷以所開多與諮訪同者始獎賞之於是所獎賞一方無不稱服者此二事皆可以為法

或問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何物也曰

只看幾希二字便令人毛骨俱竦詎於臨深履薄且不必詰求是何物再問曰此有二義一就念頭上看一就源頭上看曰念頭上看如何曰即本文下二句是也曰何也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之則人矣去之則禽獸矣存與去兩者其間不能以寸故曰幾希朱子提出憂勤惕厲四字而曰蓋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得其指矣此從念頭上看也曰源頭上看如何曰即書所云惟人爲萬物之靈是也曰何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與禽獸都從那裏來有何差殊其不同者只是這些子靈處耳曰何以有這些子不同曰理同而氣異也曰這些子恐亦是理之發竅曰誠然第謂之發竅便已落於氣矣這箇竅在禽獸

僅通一隅在人可周萬變自禽獸用之只成得箇禽獸自人用之便成得箇人至於爲聖爲賢與天地並其究判然懸絶而其分岐之初不過是這些子故曰幾希朱子曰仁義禮智人與物異知覺運動人與物同竊以爲若知覺運動人如是禽獸如是卽仁義禮智禽獸亦可得而全矣恐未必然此從源頭上看也從源頭上看便知人絶無可自恃處從念頭上看便知人略無可自肆處吾儕切勿虛擔箇人孤負孟子一片提撕苦心也

或問朝聞道夕死可矣何也曰尋賞來有問何敢言姑依傚言之道超乎貧富之外不以貧富爲豐嗇者也聞道則朝而千駟萬鍾夕而一簞一瓢可矣道超乎貴賤之外不以貴賤爲加損者也聞道則朝而三槐九棘夕而

一丘一壑可矣知此則知朝聞夕可之說矣曰有謂夕死可矣猶言死而不死也然否曰論理固然𠯠不必說到此且如超得貧富便不見孰是千駟萬鍾孰是一簞一瓢若曰吾自有不貧者存無須於富即胸中猶著箇富字也超得貴賤便不見孰是三槐九棘孰是一丘一壑若曰吾自有不賤者存無須於貴即胸中猶著箇貴字也聞道者恐不其然曰何謂道何謂聞曰道是公共的聞是獨自的公共的我不必乞於人人不必乞於我獨自的人不能與諸我我不能與諸人且各去理會待有箇消息再作商量

又曰貧賤富貴是眼前事死生是末後事其理只一般若要末後超得過須是眼前超得過若是眼前超不過末

後何由超得過故功夫只在平時若非死心塌地將軀殼念頭十分洗盡縱饒你孫吳之智儀秦之辯賁育之勇輸羅之巧到這裏都使不著

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慮而知所謂性也說者以爲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良是第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來若就性上看應曰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只是一箇潑些子界限何處放箇到字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同志衆聽往往論及初入門功夫誠切務也第此處亦難

指定耳纔指定便未免因藥發病故必從性地入方穩
無已則有二焉一是周元公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所樂
何事一是楊龜山門下相傳教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
發作何氣象儘好商量且不直曰孔顏樂事而曰所樂
何事不直曰未發氣象而曰作何氣象引而不發語旣
渾含圓而不執機更活潑在元公便成就了明道兄弟
在龜山便醞釀出豫章延平兩先生來流及朱子而斯
文爲之一大振殆非偶然而已有志者盍審擇於斯

予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粗之乎其闢佛者耳年來體驗
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自精微幾與吾聖人不
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立地豁然而頓悟又或汪洋
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沒於其中而不得出

更若駕吾聖人而上之然者即欲闢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置方纔無辭以解且旣於此無辭以解即心性之說亦不攻自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即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爲幻跡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即口口說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說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若以爲粗之乎闢佛却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一物看適不免走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闢他或曰釋迦不娶耶輸氏乎不子羅睺羅乎曷嘗去人倫曰

此非其本心也觀其逃父入山則知之矣曰郎入山他
門亦自有師父師兄師弟師祖師孫枸臂盡去入倫曰
丟却真者去認假者正是反常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
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此之謂耳曰吾所謂本又有
進焉無極之初原無一物自有陰陽而後有男女有男
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
臣釋氏欲還人於無極故特顯無極相耳子將本陰陽
乎本無極乎曰此恐未然君臣因父子而有而其所以
爲君臣者不因父子而有也父子因夫婦而有而其所
以爲父子者不因夫婦而有也夫婦因男女而有而其
所以爲夫婦者不因男女而有也何者是皆無極中物
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牡丹謂洛人以見根撥而知

花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如待有君臣而後知有君臣待有父子而後知有父子待有夫婦而後知有夫婦者不異枝葉蓓蕾之見而可以語無極乎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最善言無極相者予謂萬象森然依舊冲漠無朕是卽所以覿無極相也必棄而君臣絕而父子離而夫婦然後可無極其一偏枯之物而已乎由此言之佛氏而不本無極則已佛氏而本無極也其將何辭以解乎往嘗謂高存之曰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存之曰體則寂無朕兆所以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以易別予聞之爲爽然一快今跡其所易別核其所易混信乎心性之說不攻自破矣此原道之作似乎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

闢佛家竟未有倘之者也曰昌黎之於佛恐尚落影響間曰固是却亦正幸其入佛未深耳如其入之深也便戀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椎弄拂去何以得稱孔氏之徒曰亦有入之深而仍不墮者乎曰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意中只周元公一人

或問孟子性命二條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孰是曰分而言之者就情識偏墜處提撥合而言之者就本原歸一處指點皆是也總之不出天人兩字曰試爲分而言之何如曰世人看嗜欲一邊恒重況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與生俱生與形俱形又可唤他是性恰中其重之之心便一切引入裏面來營求無已孟子却爲轉出外面去而曰這個

有命焉與作性不得盡在人者無一不懸於天莫可强也世人看義理一邊恒輕況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知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時值其常時值其變又可與他是命恰中其輕之之心便一切推出外面去苟且自安孟子却爲轉入裏面來而曰這個有性焉與作命不得盡在天者無一不懸於人莫可諉也此就情識偏墜處提撥也曰試爲合而言之何如曰耳目口鼻四肢非他即仁義禮知天道之所由發竅也仁義禮知天道非他即耳目口鼻四肢之所由發根也是故性也有命焉在人者無一不原於天極天下之至精而非粗也外命求性只在軀殼上認取徇其粗而遺其精矣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在天者無一不備於

人極天下之至實而非虛也外性求命只在造化上揣
摩狥其虛而遺其實矣君子不謂命也此就本原歸一
處指點也如此看來無所不可何必執著只有一個愼
思當入理會曰願聞之曰知其分便須以命御性以性
立命無容混而爲一知其合便須攝性歸命攝命歸性
無容岐而爲二方纔有著落處不然說分說合總屬閑
談況又爭誰說是誰說非何益何益

朱子之最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三一是表章周元公太極
圖說一是作通鑑綱目一是作小學至集註則當別論

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這
是認賊作子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這是認子作賊自負若彼顛倒若此試回頭一顧能不

惘然然則誤在甚處曰誤在人皆曰予知五字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均偕自以爲知夫惟不自以爲知乃其所以爲大知也

小心齋劄記卷八

壬寅

予一夕夢謁楊龜山先生於崇正書院拜而請曰孔子刪述五經垂訓萬世尋遭秦火猶然無恙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獨禮記一經純駁幾半似非原經二程夫子紹明孔緒何不代爲釐正補此闕典先生曰業已釐正矣曰何以不傳於世先生曰何嘗不傳於世曰安在先生曰大學中庸是也予覺而異之召季時語焉季時曰此兆甚奇此論甚確眞千古不易之案也一日又謂之曰大學中庸選爲禮經五經備矣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朱子之小學竊以爲可羽翼論孟配爲四書弟意云何季特躍然起曰此又千古不易之案也余往在儀曹擬

疏請周子朱子配享孔子未及上今得兄之論爲之一
快試以質於世之君子當必有獲此心之同然者矣
易不云乎知崇禮卑通乎周子之太極可與言知矣而語
其用力之處一則曰定之以中正仁義一則曰主靜又
十分平實是崇者未嘗不肇端於卑也通乎朱子之小
學可與言禮矣而語其得力之處所以格致誠正始此
所以修齊治平始此又一切該貫是卑者未嘗不究極
於崇也秦漢以下誰能識得這箇消息
周子有之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愚以爲
太極圖說正天地鬼神之奥也朱子有之四子六經之
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愚以爲小學又近思錄之階
梯也

夜來偶思孟子性命二條其指甚精嘗與肅心黃參看何
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
曰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
見性之來脉極其玄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爲
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知天道人見
以爲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曰命也有性焉是直反
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脉極其切近
如此不得丟却見在認於穆爲窈然之物也故曰殀壽
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嗚呼微哉

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言無
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
兩物也乃孟子論性命二條實備發其指是故性也有

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爲含無極沒處尋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人心以爲含二五沒處討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蓋如此窮此之謂窮理盡此之謂盡性至此之謂至命非深於天人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爲不知其仁及顏子問仁却告之克己何也曰己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己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方且東支而西吾方且西滅而東起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卽徹底澄淸一切沾染不得矣兩下相去正是天淵不可同年而語也

所謂己非特衆人有之雖君子亦有之非特君子有之雖聖人亦有之故禹之稱堯孟子之稱舜皆曰舍己論語

記孔子絶四亦以毋我為究竟毋者禁止之辭以用力言謂之克以得力言謂之含

湯革桀武革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此顏子之所謂克巳也漢高用三傑走項籍而刎之烏江始成帝業若但得曹參樊噲輩今日下一邑明日下一郡紛紛戰爭正未有已時耳此原憲之所謂克伐怨欲不行也

臺省建言或不盡實輒以風聞為解考風聞二字出自趙佗佗據南越稱帝漢文移書讓之佗因言老夫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求更號曰帝非敢有害於天下蓋借是為解飾之辭武氏反唐為周知一時人心必不帖然大開告訐恣行誅戮猶以為未盡特許御史風聞言事一麗彈章不論有無輕則誅及其身重

則夷及九族蓋借是爲羅織之計奈何奉爲聖書世世遵用至於今猶莫覺其謬耶只這二字塗塞了多少耳目顛倒了多少是非喑啞了多少善良張熾了多少詭慝此孟子之所謂賓不辭也

性天道也學人道也性原於天隨其所賦洪纖高下各各不殊本自有定在昔聖賢之語性亦自有定也後人却見謂無定輒以衆說混之而性晦學繫於人隨其所入千蹊萬徑各各不等本自無定在昔聖賢之語學亦自無定也後人却見謂有定輒以一說格之而學晦此無他總是好奇之過耳

看來看去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爲之胎做來做去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

字正從咽喉下著刀只寸鐵便能殺人故曰拚得性命方了得性命

或問當下二字應如何看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子之當下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之當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之當下也曰這只說得功夫未是本體曰憤是誰憤樂是誰樂勿是誰勿必是誰必本體功夫有何定名總總憑君喚取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沉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瘡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奸者比何須

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出非故爲矯激薄其子而厚他人博箇名兒世間乃有豔慕而依做之如子噲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況以爲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逼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且接跡而起矣尤屬可懼以故特尋這話柄將來做箇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爲深至孟子答得却又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著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

覆分剖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
易的道理闢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
心事眞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爲重愛而戀之抑
且不以天下爲輕藐而擲之即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
征誅之跡妄肆雌黃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著
明有百姓管著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
而不能一切奸雄亦可消却多少癡夢其有功於世教
大矣

問論性者或以理言或以氣言或兼理氣言何如曰厥初
一氣也孰主宰是理也所謂性蓋自其主宰言之也曰
如此得無遺氣曰既曰自其主宰言便是就氣上點出
理來曷嘗遺氣吾儕要識性須從主宰處認取方有下

落庵曰性不離於氣亦必知其有不墮於氣者存而後性之眞面目始見耳若向氣上認取他這個紛紛紜紜淸濁純駁千態萬狀將指何者爲性曰然則理與氣二乎曰識得理是氣之主宰如何分而爲二曰然則理與氣一乎曰識得理是氣之主宰如何混而爲一

或問陽明云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葢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何如曰惟未知體之一是以未得用功之要既未得用功之要則必未知體之一矣兩語恐只是一意曰然則皆是歟曰曾子平日所潛心

處正在忠恕何云未得用功之要有入於此呼之以張則應必其委是張也呼之以李則應必其委是李也若錯而呼之有愕然已耳今曾子隨呼隨唯何云未知體之一曰然則皆非歟曰朱子於此語之下即繼之曰眞積力久將有所得却說得恰好試味之可以想見曾子一時憤悱心境乃一貫之告適在此時又可以識取夫子當下點化妙手矣陽明只據體用之說斷置所以疑其未盡也

或問因果有諸曰有之曰何以聖人不言曰聖人何嘗不言曰可得聞乎曰禹之謨曰惠迪吉從逆凶尹之訓曰作善百祥作不善百殃類而求之不可殫述也曰此言見在不言過去未來也曰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謂之積則上之推及祖宗是亦過去也謂之餘則下之推及子孫是亦未來也曰此吾儒之所謂過去未來非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也聖人第言其所謂過去未來不言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何也今不知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曰不知也請舉所知以質域中有二大道大法大道者何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爲報夙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爲報夙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泯焉無所繫屬而道窮矣法者何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

然而不容忒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
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爲傷善凡小人而
被顯榮皆其自耶之休而顯榮之者非爲庇惡揆諸人
心之當然而不容忒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燬隳
予奪且貿焉無所遡仮而法窮矣道窮法窮雖羲農堯
舜復生無以御天下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
有耶無耶無則非吾儕之所當言有則必至於妨道妨
法非吾儕之所致言也子又何疑於聖人哉
易言至日閉關書言恭默思道詩言不顯亦臨記言戒愼
不睹恐懼不聞至李延平敎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
作何氣象又就中點出一個活機此脫胎換骨語也揆
厥淵源實自周子之主靜來近乃有駁之者曰旣是未

發有何氣象乎謂曰這是古來一個海上單方君若信得過便急急鍊服無論久近定有靈效如信不過且好好珍藏留待後人莫得遽爾嗔謗竟爲有識所笑也

問于主靜葢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個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個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

聖賢之論曰無好名流俗之論亦曰無好名然而在聖賢將以成就君子也在流俗將以敗壞君子也兩下用心

直是判然天淵何得借用抑有說焉若是眞君子只受成就不受敗壞也何者堅不磷白不緇也此等處正好自考抑又有說焉若是眞君子其於敗壞也無往而不得成就也何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此等處全要自磨彼嘵嘵者安足與之較哉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直明明是君子枉明明是小人亦何待分剖只覺下個直字枉字更有力何以言之謂之直必然是曰是又能臣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畧無些子依違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歸向他上面人却最容易怪他所以舉之爲難謂之枉必然是可爲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爲是又能阿人之是曲意求媚畧無些子執持者此等人

下面公論極鄙薄他上面人卻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爲難是故均之爲君子也而其品不同若一味清苦的朴實的忠厚的謹飭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廢棄惟危言危行敢於犯顏的縱清明之時亦往往取忤矣均之爲小人也而其等不同若一味貪汚的虛浮的苛刻的恣肆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寵任惟諂言諂行巧於阿指的縱清明之時亦往往被黜矣乃知槩曰用君子猶未有以見其用之之實也必至連直者都用方纔用得徹底方纔喚得眞能用君子槩曰去小人猶未有以見其去之之實也必至連枉者都去方纔去得徹底方纔喚得眞能去小人聖人下此二字一則將君子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處一則將時

君世主之情推勘到纖毫矯強不得處共指精矣長國家者誠於此[illegible]參語焉所舉吾所好乎民所好乎所錯吾所惡乎民所惡乎孰爲直乎孰爲枉乎民服乎不服乎自應惕然有省豁然有悟亦何至忠正是讐邪媚是嬖棄藥石而懷鴆毒公然驅而納之危亡之中而莫之避也

啓予足啓予手信口道來形色天性全盤擎出會得時只此便了更有何事會不得自家身命尚沒箇下落說甚戰戰兢兢

又曰啓予足啓予手此六字言在意中意在言外最妙是不說破如禪門便說破了又如俗儒亦須說破會子兩邊不墮可謂超然乃知這箇話正是懸手離足的眞消

息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惟其疾之憂啓予足啓予手此等語愈淺愈深愈粗愈細愈近愈遠愈平愈有肯須索理會始得

曾子開口便說箇啓予足啓予手終之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四語首尾呼應故註云言其得免於毀傷也意甚分明邇來說者以爲此何但免於毀傷直是證入無愧無怍之地歟境界永無如臨如履之懼耳所以然者一緣看得免於毀傷四字太草草一緣看得戰戰兢兢太拘束了也須知戰戰兢兢乃吾性體流行沒些子放鬆處如臨如履猶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而語加嚴切耳非有所憂患恐懼之謂也

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必有事正是戰戰兢兢勿忘勿助正是必有事如此有何拘束這便是箇大休歇也陽明答舒國用書有曰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於敬畏之無間其義精矣猶屬權說若分而爲二然者究其實灑落原非放縱乃眞敬畏敬畏原非把持乃眞灑落如必免於如臨如履之懼方稱大休歇則是灑落必廢敬畏敬畏必礙灑落自古聖賢憂勤惕勵汲汲一生卻成箇大勞攘矣殆不其然至所謂免於毀傷談何容易試思造化予我這兩手豈僅僅要他能提能攜而已與我這兩足豈僅僅要他能趨能走而已卽爾世間林林總總誰是毀傷者須知免於毀傷是全歸全歸是踐形踐形是盡性是故必與天地合其德方幾那與天

地同體的無墜無陷必與日月合其明方纔那與日月同體的無墜無陷必與四時合其序方纔那與四時同體的無墜無陷必與鬼神合其吉凶方纔那與鬼神同體的無墜無陷論至此又誰是不毀傷者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予亦曰守身若曾子者可也味可之一字只愁免於毀傷四字了而未了莫嫌了得這四字猶有所不足也

東坡譏伊川曰何時打破這敬字愚謂近世如王泰州座下顏何一派直打破這敬字矣

邇來憂學箇不學不慮原是道性善本旨有何可疑但當初提這話頭還有箇意思在蓋緣世間人惟其悠悠蕩蕩不肯去學則已纔去學便往往走入矜持把捉之中

反將自家的良能遮却惟其莽莽擾擾不肯去慮則已纔去慮便往往走入揣摩卜度之中反將自家的良知遮却有識者憂其然以爲如是而學不如無學如是而慮不如無慮故特爲掃而去之庶幾聞者因而求其所以自應討出一條正當路頭耳此其深切爲人處也雖然亦稍過矣以矜持把捉爲學正是不識學字盍亦明告之曰奚而謂之學可也以揣摩卜度爲慮正是不識慮字盍亦明告之曰奚而謂之慮可也何必懲噎廢食乎

程叔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季時爲添一語曰衆人本形意蓋了了

尚解悟的不無露出個脫灑相來尚修持的不無露出個

莊嚴相來這是習氣尚解悟的聞說脫灑話便喜聞說莊嚴話便厭尚修持的聞說莊嚴話便喜聞說脫灑話便嗔這是習情須盡數拋入大海洋中莫留些兒影響方好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卷九

癸卯

或問春秋大書曰春王正月已而又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言乎春王正月也曰這裏要看一王字孔子嘗言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作春秋却表出一王字來意豈不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即爲有道自諸侯出即爲無道乎於是而書會書盟書聘書伐又豈不曰是果自天子出乎抑亦非自天子出乎如此不特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無所復容即桓文輩自謂能爲天子分憂捍難有功於王室者亦與亂賊同科一切假仁假義之說無所復施矣這便是孔子撑乾拄坤變無道

爲有道的大規模曰何言乎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也曰這裏要看一天字葢天下有道非天下自爲有道也惟王師之以有道則有道矣天下無道非天下自爲無道也惟王師之以無道則無道矣故春秋特揆所由提出一天字來意豈不曰天下受命於王王受命於天能奉天即是師之以有道不能即是師之以無道乎於是而書使宰而書歸惠公仲子之賵又豈不曰是果奉天而行者乎抑亦悖天而行者乎循名責實將無怩然而愧乎誠知愧將無惕然而懼乎誠知懼將無徬然而奮乎然後一發念必愼一施政必愼而禮樂征伐悉稟承自天矣然後諸侯莫敢擅於國大夫莫敢擅於家陪臣莫敢擅於室而禮樂征伐悉稟承自天子矣

這便是吾夫子旋乾轉坤變無道爲有道的大機括故看得一王字明白則知春秋正名定分之書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子者也看得一天字明白則知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君父者也董子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陷簒殺之罪得之矣

李廷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個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懥涣然氷釋可謂十分果決這便是一個最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謝上蔡問鬼神有無程伯子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卻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恐賢問某尋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叔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語上之難久矣聖賢於此等處急切作何酬付只將一冷語微微點綴道是十分含蓄卻是十分泄漏使學者驟而聞之不覺妄想頓撤窈然思其斷飛馳驚之心徐而繹之又覺意味深長當下便實實有個理會處假令是時一直攔截那邊滿腹疑團何由打破不然而瑣瑣爲之剖析曰如何如何叙又將以口耳承之曰如何如何兩下只成個話柄而已何從討出眞消息來故曰夫子之不告乃所以深告之也

或問孔子言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程子乃言堯舜事業亦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輕之甚矣予竊疑焉敢請曰此恐誤看了也曰應作甚麼樣看曰性太虛也求其窮際了不可得即兩聖人能做得幾許故曰一點浮雲過目此正與堯舜猶病之說同蓋謂堯舜事業不足以滿堯舜之心也非謂堯舜之心置事業於分外藐焉薄不爲意也若作如是解即兩聖人亦枉却一生辛勤反不如巢許輩討便宜耳失程子之指矣

又曰孔子浮雲富貴富貴無常吾性有常不以無常易有常也程子浮雲事業事業有涯吾性無涯不以有涯槩無涯也兩下語意各有所指說者乃混而一之即堯舜事業僅僅與不義之富貴等豈不大謬至無善無惡之

說行且併道德而浮雲之矣嗟乎浮雲富貴見在我之有餘也得之者爲能樂聖人之樂浮雲事業見在我之不足也得之者爲能憂聖人之憂若乃浮雲道德竊恐既無可憂又無可樂其流未有不至于猖狂自恣者也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象山兄弟不肯濂溪之無極又不肯橫渠之西銘伊川不肯康節之易獨朱子一一信而好之且爲考訂發正推明其說以遺來學至以此取譏衆訕不容於世曾不爲悔試看此老是何等心胸何等眼界何等手段

或問至誠前知有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無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有待不可言前知無待則何所據而知也曰禎祥與兆也非與本也必有所以與者矣妖孽亡兆也

非言本也必有所以言者矣鬼神於所以處知之故顯出個禎祥妖孽至誠於所以處知之故曰如神一也只是禎祥妖孽等類泛泛觀之其狀顯那個不見細細求之其情微那個能見即如成子受脤一節成子不知也成人亦不知也獨劉子知之耳又如邾子執玉一節邾子不知也邾人亦不知也獨子貢知之耳推而上之蓋有劉子不知子貢不知獨至誠知之者矣况乎福中藏禍禍中藏福塞翁之馬邑人之牛種種色色變幻百端豈尋常智慮所能一一而窺測耶故至誠不待禎祥妖孽而後知禎祥妖孽耶必待至誠而後能知之也曰所以處是何物曰只是一個理這一個理徹顯徹微徹近徹遠徹常徹變徹始徹終不可以象言而象焉洪纖

高下莫能違也不可以數言而數該焉往古來今莫能違也試看孔子序書特存秦誓分明知秦之當繼周而有天下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答以定於一分明知封建之當廢而郡縣這等處總只是參得一個理透此理徹顯徹微至誠亦徹顯徹微此理徹近徹遠至誠亦徹近徹遠此理徹常徹變至誠亦徹常徹變此理徹始徹終至誠亦徹始徹終所以洞乾坤於指掌通混闢於呼吸既非如陰陽家牽制象數規規占算之間狥其有定之粗跡而迷其無定之圓機又非如儒生家弁髦象數槩以為不足憑執其無形之渺談而畧其有形之實證也若是者人莫不詫而奇之自至誠觀之猶之權設而輕重自見度設而長短自見量設而多寡自見鑑

設而妍媸自見耳何容心焉却有一件可詫自昔國家
興亡當其未然無有不經人道破者只其本人反不自
知耳即如今人做一事其間或利或害或成或敗亦無
有不經人覷破者只其本人並不自知耳及看他人又
原明白如此則人人如神也不亦異乎曰此理如何曰
中庸說得極妙了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言人而言道
可味可味蓋言人則至誠之造非聖人不能當言道即
匹夫匹婦當其一私不著便是至誠既是至誠便有可
以前知之理恒言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豈不以當局
者身在事中則有我有我則有私于利害成敗看得重
計慮橫生所以常迷旁觀者身在事外則無我無我則
無私於利害成敗看得輕脫然不係所以常清假令當

局者之心一如旁觀者之心則亦無有不知者矣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曰然則至誠與衆人何以異曰衆人前知只是一個天機偶然露巧且其爲知也亦但知之而已至誠便有作用無論在位與不在位可爲與不可爲到處有一副真精神密密斡旋非但知之而已也曰鬼神何如曰鬼神知其將興爲顯出禎祥來凡以鼓之舞之使之益歆於善也知其將亡爲顯出妖孽來凡以警之懼之使之改其不善以復於善也這便是鬼神的作用只要人承受得

舜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精一語所言何道而非道是籠罩語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舜於其間如此剖析看毫釐處便已見有千里之懸判

爲兩路跖於其間如此儱統到千里處尚不見有毫釐之差況爲一途然則舜之所以孳孳善跖之所以孳孳利又在能辨與不能辨之間而已矣

史際明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誠然予亦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據彌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爲世詬也

李卓吾曰與其死於假道學之手寧死於婦人女子之手卓吾平日議論往往能殺人此語却能活人吾不得以其人而廢之

季時曰今人講學只是講學予曰何也曰任是天崩地裂他也不管予曰然則所講者何曰在縉紳只是明哲保

身一句在布衣只是傳食諸侯一句子爲俛其首

食色性也形色天性也兩下認取性字各自不同將來比方看便不是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爲之教此不必深求只就眼前體貼來便見何者觀夫人於有生之初未琱未琢滿腔子渾然一真而已已而有所觸於目焉便曉得視已而有所觸於耳焉便曉得聽已而有所觸於口焉便曉得言已而有所觸於四體焉便曉得持行已而有所觸於心焉便曉得是非可否這喚做誠明觀夫人於有生之後形交物誘往往不免受琱受琢矣必其曉然於視也而後所以主乎視者實爲我有能不曠其目焉曉然於聽也而後所以主乎聽者實爲我有能不曠其耳焉曉然

於言也而後所以主乎言者實爲我有能不曠其口焉
侃然於持行也而後所以主乎持行者實爲我有能不
曠其四體焉曉然於是非可否也而後所以主乎是非
可否者實爲我有能不曠其心焉這喚做明誠自誠明
謂之性蓋天命之脉絡本如是雖聖人無異於途人者
此也自明誠謂之教蓋修道之究竟當如是雖途人可
進于聖人者此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更無二樣
釋家有理障事障之說便是無善無惡的評脚試看理是
甚麼喚他是障或以情識認取或以意念把捉或以見
解搭弄或以議論周羅則有之矣卻是人障理非理障
人也
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

蔽之曰無善無惡試問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證道
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爲
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
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爲惡也著無以無爲善也是猶有
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
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個意
頭故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爲然書曰惟十有
三年大會於孟津中庸曰武王末受命然則十三年以
後文王尚在安知不爲武王由十三年以前觀之武王
亦文王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得已而應之耳豈可
因是而沒其心哉故纍而贊之曰周之德只味一周字

聖人之意曉然可見

高存之曰陽明致良知即是明明德乎曰然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即是致良知一部傳習錄只恁地看

又曰予始讀朱子此條至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竊疑之明明德者直當求之未發之前何待發而後致力耶已而悟其不然此發字乃對拘字蔽字言正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處拘且蔽則不能發發則氣拘不得欲蔽不得忽然迸出也不可將未發已發之發混看蓋未發已發之發是就一念之寂感說因其所發之發乃有時而

昏來是就一念之通塞說兩下不無小異耳

良能不學而能繫以不學而能爲良能又不得良知不慮而知繫以不慮而知爲良知又不得何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也是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乃孩提之童無不知甘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悅色也是亦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二者幾無以異矣然而自愛親敬長充之則爲聖爲賢至於與天地同流自甘食悅色充之則爲愚爲不肖至於違禽獸不遠其究有霄壤之判焉夫豈得一一而良之況乎知誘物化日增一日則甘食悅色日熟一日向之所謂不學不慮者非惟無益而反有害甘食悅色日熟一日則愛親敬長日生一日向之所謂不學不慮者絕不見分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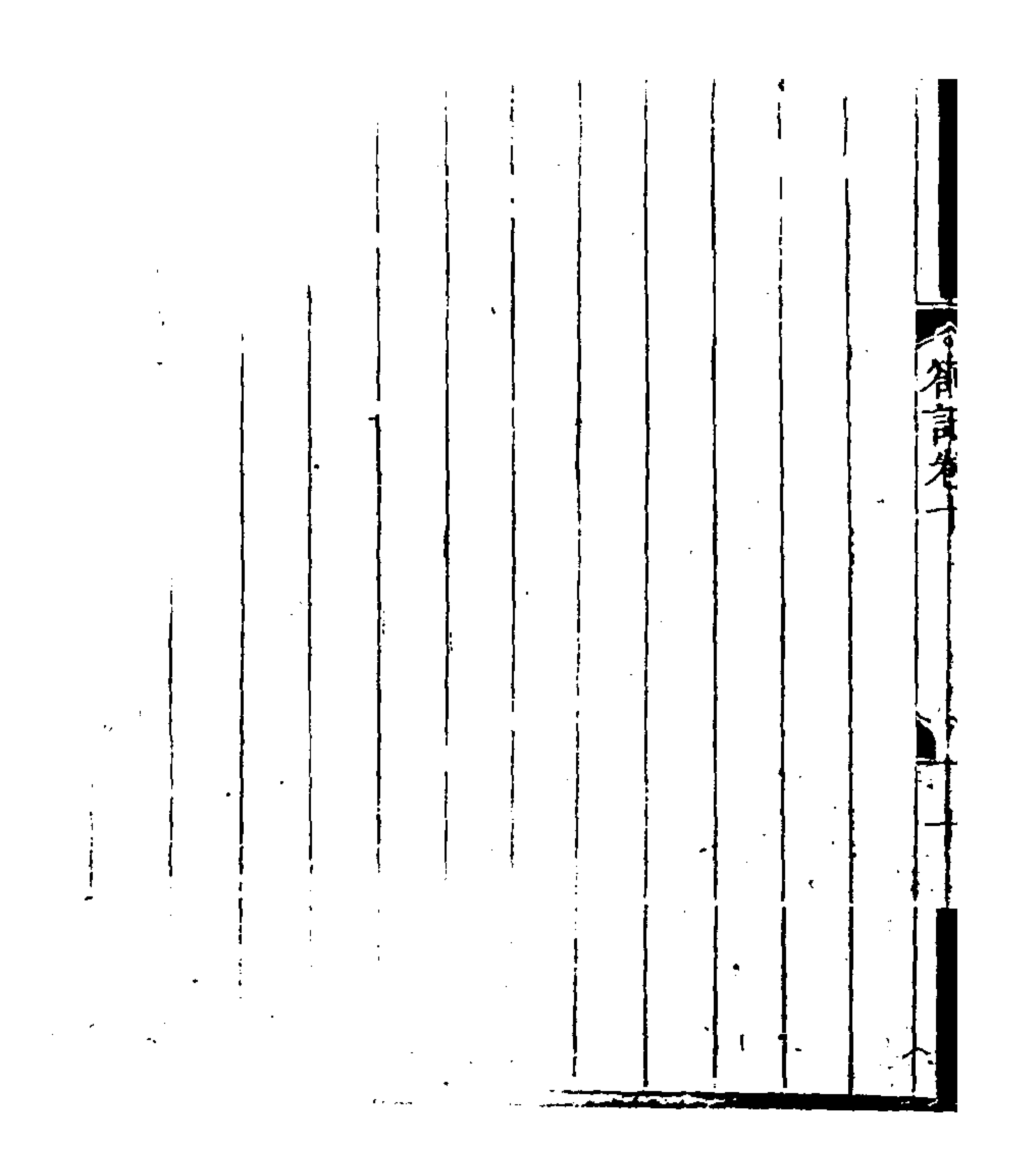
之足恃也今欲轉生爲熟轉熟爲生將必由學而入耶抑亦可以安然無所用力而致耶將必由慮而入耶抑亦可以漠然無所用心而致耶有志者願細察之

或問程伯子云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何如曰伯子此數語說得最玄朱子曰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又解得最徹有何可疑曰吾倩子下一轉語耳人生而靜以上形氣尚未用事言性者正應於此指出源頭何云不容說纔說性時誠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乃其不雜於氣質者固自在也何云不是性曰請姑借孟子四語爲君發之性也有命焉緣人而遡之天蓋自其超乎形氣之上者而言也此可以闢不容說之指命也

有性焉推天而屬之人蓋自其麗乎氣質之中者而言
也此可以圓不是性之指

或問聞之孔門有仁聖兩宗然否曰論語一云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一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即此觀之可見孔門委有仁聖二宗也曰兩宗從何而分曰這裏甚難言姑擬言之聖其從太極發根乎仁其從乾元發根乎曰乾元非太極歟竊惟孔子贊易首揭乾元二字正指生天生地之本而言也朱子僅以四德之仁當之似只訓及後天之元未訓及先天之元埋沒了生天生地之本矣子何以亦云爾曰是固有說然而非究竟義也究竟則生天生地之本當歸之太極耳何也就乾坤言乾統坤者也是故舉乾元便攝坤元不必舍此別求太極就

乾元坤元言總之來自太極者也是故太極無對乾元使與坤元相對而成兩元亨利貞又相對而成四矣然則太極敦化也元亨利貞川流也乾元在敦化爲川流在川流爲敦化乃先天之後天後天之先天也君恐認乾元爲四德之仁未免埋沒了生天生地之本予又恐認乾元爲生天生地之本未免埋沒了太極也觀孔子於此將乾元與坤元並提而繫辭傳特標太極於兩儀之上亦可知已故曰從太極發根是聖從乾元發根是仁及其至一也曰既二之矣奚其一曰仁有專言者有偏言者專言之仁無對之仁也屬乎先天所以合於聖也偏言之仁有對之仁也屬乎後天所以分於聖也個中消息要在默而識之非思解可及也



甲辰

或問孟子道性善允矣奈氣拘物蔽何曰子目能視否耳能聽否口能味否鼻能嗅否手能持否足能行否曰能曰若是則誰拘了者巳而又曰子目之於視能辯妍媸否耳之於聽能辯清濁否口之於味能辯甘苦否鼻之於嗅能辯香臭否手之於持能辯輕重否足之於行能辯平險否曰能曰若是則誰蔽之者曰然則曷為有堯舜蹻跖曰堯舜的耳目口鼻四肢便是蹻跖的耳目口鼻四肢蹻跖的耳目口鼻四肢便是堯舜的耳目口鼻四肢若謂這個一邊生成只會向好路上去必不可轉而之邪一邊生成只會向乖路上去必不可轉而之正

是落地時人品便定了殆不其然曰畢竟向好路上去便覺難向乖路上去便覺易何故曰難也不難易也不易只在乎一念間是故堯自堯也舜自舜也蹻自蹻也跖自跖也拘自拘也蔽自蔽也切莫寃三賴四自討出路自誤自家到做得狼狽了那時誰替你分疏又誰聽你分疏曰然則朱子之說非歟曰何為其然也吾嘗譬之性是主人翁氣是客欲是奴僕主弱則客强主閒則奴僕用事然而主人翁固自在朱子不云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乎正為子指點出主人翁子第從這裡認取作起主來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縱是甚麼樣的氣質也應變化縱是甚麼樣的物欲也應退聽至此從惟不可拘不干蔽且各各出而為子効疏附奔走

也努力努力

程伯子識仁說至矣予竊以爲更參諸顏子欲罷不能欲從末由兩案始蓋何則學者未能識仁其工夫猶或有作而有輟既識得便覺無可欲手處即欲不爲之防撿自不容不防撿即欲不爲之窮索自不容不窮索所謂欲罷不能也學者欲求識仁其工夫必且有作而無輟既識得及覺無可措手處即欲爲之防撿這裡却靠不得防撿即欲爲之窮索這裡却靠不得窮索所謂欲從末由也是故不須防撿不須窮索百尺竿頭事也欲罷不能欲從末由百尺竿頭進步事也個中消息最微切宜仔細着眼

伊川曰性即理也此一語極說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顛

摸不破却亦有個來歷書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曰衷曰則非理而何但不如拈出理字尤覺易曉了耳朱子嘗言自程張氣質之說出而後諸子紛紛之說息予以爲未也別氣質於性則性明瀾氣質於性則性晦猶在人善看惟性即理也之說出而後諸子更無所置其喙耳

官藿戲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木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史稱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因思此等人若肯回心轉念要去爲聖爲賢比諸常人莫更容易在惜乎遂差了路頭却做成古今第

一大惡

羅念菴先生曰世間那有現成良知良知不是現成的那個是現成的且良知不是現成的難道是做成的此個道理稍知學者類能言之念菴寧不曉得而云爾只因人自有生以來便日向情欲中秃見聲色逐聲色見貨利逐貨利見功名逐功名勞勞攘攘了無休息這良知那擲在一邊全然不採有時覿面相逢亦漠然不認久久習熟那一切後來添上的日親日近遂爾不招而集不呼而應反似見成那原初現成的日疎日遠甚且嫌其能覺察我能撿點我能阻礙我專務蒙蔽反成胡越於此有人焉為之指示本來面目輒將見成情識冒作見成良知這等亂話豈不自欺欺人於此又有人焉提

出個致字謂須着實去致方得良知到手輒又言良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本自現成何用費纖毫氣力這等大話豈不自誤誤人其爲天下禍甚矣念菴曰擊心恫不得已特開此口以爲如此庶幾聞者駭而笑徐而評已而漸漸省發證入身來即今現成的是良知不是良知原初見成的即今還留在這裡還丟在那裡自將慚愧驚懼食不安寢不安百計圖維求復故物於是亡者始可得而存缺者始可得而完耳存即存其所未嘗亡完即完其所未嘗缺謂是見成良知可也以其由亡而存由缺而完謂是做成良知亦可也直所從言之異耳無兩良知也然則念菴言世間那有現成良知正所以激發頑惰敓除狂誕俾之實致良知也其有功於陽明

大矣乃說者反因是疑其未透性也豈不重孤負哉

世間那有現成良知猶言世間那有現成聖人但說個世間那有現成聖人人只泛泛聽過還覺意味短淺說個世間那有現成良知人定要疑起來既有疑便須討出中間縁故既討出中間縁故便自住手不得更覺意味深長也

心齋一日出遊歸陽明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陽明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曰今日見一異事陽明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陽明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予惟所以謂滿街人都是聖人正謂滿街人都有現成良知爾念菴却反其說曰世間那有現成良

知今觀陽明於心齋則以一熱語挑之於龍石則以一冷語掃之固是陶鑄妙手亦是稽弊深心假令是時聞念菴之言其必喟然嘆曰吾與子也

就良知論非特堯舜是現成的卽桀紂亦是現成的然而一邊做了堯舜一邊做了桀紂何也吾人須於堯舜之所以爲堯舜桀紂之所以爲桀紂處一査方有省發且就桀紂論非特良知是現成的卽他彌天富貴亦豈不是現成的渠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又豈不是要安然坐享現成的畢竟作何結果也然則現成足恃乎不足恃乎可以觀矣

告子曰仁內也義外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二語何以異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程子曰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則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二語何以異然而出於孟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出於程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何也只緣他認源頭處差耳

吾於病中得兩神應方陳惟濬臥病虔州陽明謂之曰病物亦難格惟濬曰然陽明曰常快活便是功夫此如鄒我以蘇芩陳仲醇曰天下惟聖賢爲能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修煉之士此如固我以參术吾服之十年餘矣大有奇效蓋不特治病而已也

或問陽明先生之揭良知何如曰此揭自是痛快往往有駁之者予不敢以爲然也如曰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似矣竊謂分別非知能分別者知也認分別爲知何

奢千里恐未有以折之也如曰知是心之發竅處此竅一發作善由之作不善由之如何算得他作主似矣竊謂知善知惡是曰良知假令善惡雜出分別何在恐未有以折之也如曰所求者既是靈明能求者復是何物如以靈明求靈明是二之也似矣竊謂即本體爲功夫何能非所即功夫爲本體何所非能果若云云孔子之言操心也孰爲操之孟子之言存心也孰爲存之俱不可得而解矣恐未有以折之也曰傳習錄中一段却自可疑錄云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但用之於不善耳陽明言良知即天理朱子亦云良者本然之善若二子窺見這個妙用一切邪思枉念都無棲泊處如之何用之於不善乎竊恐援諸知善知惡之說亦自不免矛

盾也嘗考鬼谷子有捭闔篇捭者開也陽也闔者閉也

陰也穢張二子從鬼谷游恰就這裡窺見個妙處將來

作弄如蓬以此當良知則何怪乎世之認識神爲良知

又何怪乎世之病良知也曰陽明看得良知無善無惡

故如此說良知何病如此說恐未能無病陽明應自有

見恨無從就正耳

或問人以無善無惡四字爲易簡之宗于以無善無惡四

字爲支離之祖何也曰以善爲惡銷有爲無大費力在

善還他善惡還他惡有還他有無還他無乃所謂易簡

也曰孟子道性善更不能說性如何樣善只道得個乃

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中原無處

着個善即今反觀善在何處曰公姑無問我善在何處

我且問公即今反觀性在何處曰處處是性從何拈出曰如此我且不必問公性在何處公試爲我言性與善是一是二曰是一非二曰如此却說甚着不着更有一問人言目之性曰明耳之性曰聰信乎曰何也曰吾欲問公曰中何處着箇明耳中何處着箇聰曰能視色之謂明明非色也能聽聲之謂聰聰非聲也如何覓他着處曰是矣是矣公若認善做一件物有色可視有聲可聽不須覓個着處若知善非色非聲正應就不見不聞默默體取如何說性中無處着箇善請借禪門一個公案爲證李江州問智常禪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讀書萬卷還是否曰然智常曰循頂至踵如柳子大萬

卷書向何處看而今若判得這公案便自了了曰孟子畢竟不曾說性如何樣善其故安在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七篇中何一句不說這個識者只嫌漏泄太甚矣其云曰固是但覺不曾指破源頭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待公究勘到此再作商量未晚也或憮然而退

或問大學之言獨也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中庸之言獨也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今之言獨也曰與物無對孰當曰繹十視十指之義今人欲一毫自恣而不得繹莫見莫顯之義今人欲一毫自瞞而不得繹與物無對之義今人欲一毫自欺而不得皆喫緊為人語也

予往在都下見許敬菴便自覺放處多見李克菴便自覺

輕處多見孟我疆便自覺濃處多見呂新吾便自覺腐處多見張陽和便自覺偏處多見鄧定宇便自覺浮處多見魏見泉便自覺怯處多見魏崑溟便自覺低處多見劉紉華便自覺鬆處多見孟雲浦便自覺粗處多見唐曙臺便自覺躁處多見趙儕鶴便自覺局處多見鄒大澤便自覺淺處多見李修吾便自覺小處多見姜養冲便自覺嫩處多今且二十餘年往矣果能有瘳於萬分一乎抑亦猶然故吾乎日月如馳衰病交集靜言思之尚復何待此予所爲寤寐反覆而不敢以妄者也

王荊公操行文章種種過人同時諸君子並相推重其新法至今多採用之特青苗等事似涉瑣屑不無紛擾則公令鄞時亦嘗身親試焉其行之并不善實存乎人猶

未足重爲公病也然而宋室之微實自此始何也只是不小心之過耳象山曰初裕陵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爲法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及委以政則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勿虛歲月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宜殺身以報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自盡君道爲臣則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有知斯義者乎是信然矣試思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有敢爲斯語者乎前所云徒托諸空言了無毫髮之裨後所云乃見諸事實適爲自專自用者藉口而嚮壁又不特禍宋而已探厥所由只是一個不小心遂做成一個無忌憚此固千萬世相人國者之炯鑑也

朱子揭格物不善用者流而拘矣陽明以良知破之所以虛其實也陽明揭致知不善用者流而蕩矣見羅以脩身收之所以實其虛也皆大有功於世教然而三言原竝列於大學一篇之中也是故以之相發明則可以之相弁髦則不可以之相補救則可以之相排擯則不可

嘉靖乙卯順天鄉試初場第一題論語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第二題中庸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于是典試官以聞肅皇問徐文貞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下文云何文貞對曰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肅皇大悅造次酬應妙捷如此此老教時手段亦可以覘其一斑矣余少時聞客譚文貞立朝事意不大滿公已讀丙寅遺詔乃始嘆服近復有語及此段者益不覺爽然自失也

或問聖人之不勉而中即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即孩提之不慮而知信矣論者又以為不同何也曰此亦有說在曰可得聞乎曰孩提不學而能無有所撓之也聖人不勉而中則撓之而愈定矣孩提不慮而知無有所滑之也聖人不思而得則滑之而愈清矣故不同也且易言百姓日用而不知詩言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這兩不知同乎不同乎曰恐不同曰孩提之不學不慮易之所謂不知也聖人之不思不勉詩之所謂不知也以此而論謂之不同也固宜曰然則於其同可以識取本體矣於其不同可以識取功夫矣曰如此看甚好

漢太僕杜密以黨禁歸里同郡劉勝亦自蜀罷歸密每謁

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口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季陵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今者尚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謝之待密彌厚余所識崑山兩賢曰徐秣張可菴儀部諸敬陽張大類劉諸大類杜各成一局然可菴行舉無謗敬陽往往得謗徐而察其得謗之由乖爲世道人心憤發其不平因以取忤了長孺云崑山人受了敬陽的惡徽陽却受了崑山人的虧相對發慨究竟亦何損於敬陽敬陽殊向予津津推可菴歎然遜以爲不及予謂此正敬陽之不可及處也尤有不可

及處子嘗一日與敬陽從容語因曰孔子纔說個質直而好義便說個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纔說個義以爲質便說個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是何意思敬陽躍然而起再三稱謝曰君愛我君愛我矣當服膺無負忠告此子所謂尤不可及處也

